

雨

原创 轩轩 辰界时 2022-05-31 04:54 发表于重庆

入夜，雨下了起来。江对面飘起了淡紫色的雾，飞机一闪一闪。我踩着脏污的帆布鞋，把钥匙塞进裤兜里，出门买香蕉。

水果店暖洋洋的，偶尔会有蛆虫爬出杨梅，苍蝇绕着肚皮大敞的菠萝嗡叫不止。我365天不知疲倦地买香蕉。就算明媚的果皮挨了淤青，也阻止不了我把它们收入囊中。香蕉成群结伙，热闹非凡。

前几天，书桌上起了小小的虫。一巴掌——一根指头就能捏死，但我只管它飞来飞去，依然抱着膝盖看电脑。虫子上下左右乱飞，飞走了，撞上白墙，又仓皇飞回来。我抱着膝盖，看虫子飞。

过了两天，虫子变多了。它们爬在糯米纸一样的塑料袋上，像洒落的墨水。塑料袋里剩最后一只香蕉，表皮长出老年斑，空气中有熟透的香味。

我把它们打捞起来，丢进口口的纸箱。

夜里十二点，雨又下了起来。轻飘飘的，地面被浇湿，有种委屈的意味。我总是在这个时候精神焕发，忘了困倦和疲乏，也忘了自己失败的人生。室友已经睡去，露出缝隙的卧室门里熄灭了暖橙色的灯。楼道里悄悄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小区路口车来车往，情侣或者兴致盎然归来的年轻友人们跌跌撞撞，一两声大笑，一两声脏话，一两声不知名的狗吠。我穿过这些，沿着灌木围砌的小路，去水果店买香蕉。

等我晃着塑料袋回家，雨还在半死不活地下着。便利店拉上了门闸，山野陷入沉默。不多时，我在“叮”一声中走出电梯，窗外已经彻底安静。

朋友说，帅哥是全人类共同财产。

说这话时，我们在某家商场的某家快消店里，不耐烦地翻着当季新品和折扣促销，交换一些自以为辛辣独到的点评，然后双手空空地离开。快消店廉价鲜艳，灯火通明，是商场界的快捷酒店。女孩们大声讲着八卦，用尖嗓子盖过音响里的过时流行歌，把衣服和衣架甩得噼里啪啦。供货商和消费者互相比较劲，想着怎么把对方当傻逼大赚一笔。我喜欢和朋友在这里讨论我们的消极人生和人生里偶尔乍现却并不久留的帅哥们。

朋友说，帅哥是全人类共同财产。我们彼此首肯，仿佛说了不得了的真理。周日的商场挤满了漂亮女孩、小孩子、高中生、毛发整齐的小狗。我们咬着饮料吸管，后背微微出汗，抱怨商场不开空调。朋友说，刚才那家店的店员很帅。我说，没看清，回去看看。我们倒退，立定，停在STARTER前仔细咂摸。我说，寸头诶。朋友说，我就是喜欢寸头！我说，太阳光了。朋友说，我就是喜欢阳光型！我们坐上扶梯，离寸头帅哥远去。

朋友说，你觉得帅的那个也不是很帅。我小声哼哼，哪里不帅。朋友说，眼睛太大了。我说，眼睛大怎么能是缺点呢！我故意用愤怒的语气，心里却温柔得像空调出风口，就像在垃圾桶里捡到一颗宝石。出于虚荣或者色欲，我感觉自己心跳激烈，面皮滚烫，甚至可以做出一些胆大包天的事情，成为另一个人。我把宝石捧在手里，意料之中的硌手，产生一种名为“疼痛”的情绪，以及“疼痛”引发的余味无穷的“感伤”和“惆怅”。我没有变成另一个人，我变成了十三岁的我自己。那时我愁容满面，目光短浅，以为只要解出作业本上的每一道题，总有一天会摆脱这些情绪，成为另一个人。

日落之前，朋友打车离开，我意兴阑珊，胡乱转了两圈。天上开始飘雨，却怎么也下不起来。我又变成一个人，突然很难接受身份的转换。我感觉自己闲庭信步的样子像一个小偷，也无法再做出一些勇敢的事情。我躲进爵士乐和咖啡机的轰响中，等待商场闭馆，系着咖色围裙的店员礼貌地将我赶走，等待最终也没有倾泻而下的雨变成雾气升腾在江的另一边。

天气热起来之后，即使在半夜，江边也尽是消暑的人。空气像一块扎实的果冻，透不进一丝风。没有风，江面纹丝不动。快速路上飞过汽车，轮胎险些擦出火星。樱花树香气刺鼻，熏得眼睛都睁不开。

我趴在滚烫的栏杆上，望着黑乎乎的江水深处，像鱼眼睛。看久了，江面仿佛轻轻摇晃，而我站在甲板上。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要看穿彼此的心事。逐渐有些头晕，脚底开始发软，再一回神，热闹的江岸空无一人，只剩下几家预备拉闸的便利店。等我买完冰镇矿泉水，道两旁全都黑下去了。等我握着矿泉水回家，瓶身上渗出的小水珠已经濡湿了整个手掌，沿着腕骨滴滴答答在鞋面上。

夜里总是下雨，三四点最为激烈。江面上涨，一路淹过江滩。满是雾气的江岸，变成一面被洗衣机搅坏的破旗。我屏息凝神，小小地打开窗户，海鲜味扑鼻而来，像嚼碎了眼泪。野猫不再叫春了，鸟叫也偃旗息鼓。一切都很安静，雨水在冲刷，江水在翻涌，山谷发出回响……我在窗边站很久。

下雨的时候，城市在睡觉。

天发蓝发白，屋子里残留着前一夜腐败潮湿的味道。气温升高，水果很难再熬过这样的一晚。室友起床，隔着墙壁响起刷牙洗脸的声音。室友说花洒坏了，得赶紧找房东修一修。花洒坏了，每天都在漏水，实在是忍无可忍。据说狂犬病患者不能听到水声，真是灭顶之灾。有时候我听那声音竟很愉悦，仿佛每天都在下雨。

凌晨三点，九街随时有人呕吐或者晕倒。我和朋友坐在罗森的高脚凳上，吃藤椒汉堡，吞咽矿泉水，刷社交平台让自己清醒。酒吧旁的便利店可以随意抽烟，换别的地方恐怕会被赶出去。朋友说你以后拍关于酒吧的纪录片，不要去酒吧拍，去旁边的便利店拍。我们不动如山地正对着落地窗，检阅着路两边的帅哥美女。美女好多好多，帅哥好少好少。我想趴桌子上睡一会儿，桌子油乎乎的，只好头一歪枕在朋友肩膀上。朋友的耳环一闪一闪，我说，他真的好帅好帅。我盯着朋友耳环上的碎钻，想起了鱼眼睛，湿漉漉的，预兆着某种不详。

你好，我觉得你长得很帅，你身上有种恐怖和脆弱的气息，二者融合得很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想必是不大满意吧。你喜欢你的生活吗，想必有很多难言之隐吧。我是一个有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不算严重的睡眠问题的女生，你乐意让我梦见你吗。来时最好穿黑色T恤，你的皮肤太白了，指节太细了，让我想起漂浮在一次性塑料杯里的半截烟头。朋友说汤加火山爆发，全球夏季缩水，所以重庆五月底依然没有热起来。我地理学得差，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不晓得能不能等到瀑布一样的暴雨，等到江水一路淹过南滨路，淹进电梯井，也不晓得你会不会来我梦里。朋友说，你记不记得你上次喝多的样子。我说你住嘴。

朋友走后，果然做了梦。分明看清了长相，醒来又变成模糊一片。闻着太阳烘烤的家纺味，又困又想发病，索性怀疑一切都是醉酒，总之脑袋被榨干，心情很不好受。

凌晨五点，天开始放晴。窗帘缝里昏黄的雨丝，像每年春天在家乡掀起的沙尘暴。我坐在床尾，口干舌燥，头疼异常。新的一周开始了，雨水哗啦啦落了下来，快速道车来车往，水花飞溅，野猫和飞鸟交替着叫。太阳要升起来了，城市开始变得吵闹。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缩小，越来越小，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沮丧。

花洒还在滴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声音。